

總序：四書人語	1
周佳榮序：當年新亞與今日情誼	3

上篇 | 承教與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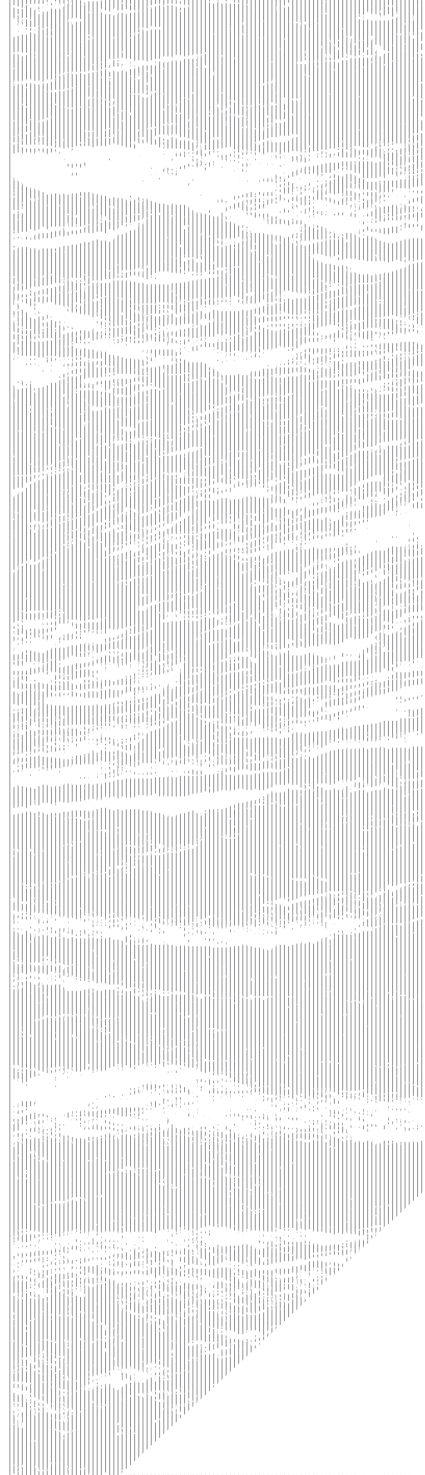
由一封信說起 ——追憶牟師潤孫教授	12
「吾道絕矣」 ——讀牟潤孫師著作四卷（一）	21
百年史學的流變 ——讀牟潤孫師著作四卷（二）	34
德昭師的為學與做人	45
王德昭師抗戰時期一些事蹟	60
王德昭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導讀	69
粹然一代學者的風範——敬悼嚴耕望師	73
嚴耕望先生紀念發言稿	81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敬懷慕稼師	85
強烈的生命	92
附：《讀人與讀世》序言（孫國棟）	93
如是我感——蘇慶彬《七十雜憶》跋	98
誠實做人，樸實為學——我所認識的蘇慶彬師	100
由《清史稿全史人名索引》以見新亞學風之一端	106
寸心千里目：感懷詠超師	111

下篇 | 新亞生活與新亞精神

變的是時代，不變的是精神 ——三十年的體驗	124
農圃學記	129
農圃四年素描	132
我所體驗的新亞精神	138
眾學之樂與得——我觀新亞學風	141
年華逝水，情懷依舊——畢業三十年聚會散記	143
說不完的新亞——周佳榮《錢穆在香港： 人文·教育·新史學》序	148
歷史是訓練人才綜合思維和人文學養的 一門學科——張建雄《讀史觀世》序	151
附錄 農圃齋主憶農圃道：格局小，氣象大——訪香港 商務總編輯、歷史學家陳萬雄博士（江蘆）	156
新亞校歌	163
後記	164

上篇

承教與問學



牟潤孫

1909—1988

山東福山人。畢業於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從陳垣先生與顧頡剛先生學，並從柯劭忞先生受經史之學。現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曾任同濟大學文史系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台灣大學國文系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主任、教授、新亞研究所導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等。主要著述有《注史齋叢稿》、《海遺雜著》、《論治目錄之學與書籍供應》、《宋代摩尼教》等。

由一封信說起 —— 追憶牟師潤孫教授

近日檢點舊物，見先師潤孫先生寄給我的一封信，內容雖然簡單，頗能說明牟先生晚年的生活，連帶牽動了我對牟先生的一些追憶。

信內容是這樣的：

萬雄仁棣左右：承惠 賀年卡，謝謝！茲有懇者，光緒二十二年孫家鼐覆奏開辦京師大學堂事一摺，見《近代史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二冊，而寒齋無其書。如館中資料室或吾 弟藏有之，務祈費神影印交郵擲下，為感為盼！耑此奉託，即賀年禧

侍友生 牟潤孫啟 十二月十五日

前承代購之《文苑花絮》，其中書頁缺失錯亂。便中請煩關女士代為換過為幸！看關女士何時

萬雄仁棣左右：承惠 賀年卡，謝謝！茲有懇者；
光緒二十二年孫家鼐覆奏開辦京師大學堂
事一摺，見《近代史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二冊，而
寒齋無其書。館中資料室或吾 弟藏有
之，務祈
費神影印交郵擲下，為感為盼！耑此奉託，即賀
年禧 侍友生 牟潤孫啟 十二月十五日

前承代購之《文苑花絮》，其中書頁缺失錯
亂。便中請煩關女士代為換過，為幸！看關女
士何時方便，並不急。書價若干，請示知。
港生先生如願賜教，甚願歡迎。 又啟

牟潤孫先生信札

方便，並不急急。書價若干？亦請示知。又啟

信未署年份。信內主要是託我代查閱資料和買書事。

牟先生退休前，在新亞書院與中文大學研究院任教的最後幾年，我算是與他比較親近的學生。在大學和研究院就讀期間，我的研讀重心是中國近代史，選擇研讀近代史，多少是出於對中國近代命運的關懷。心底裏，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一直有濃厚興趣。因此自大學三年級起以至研究院，我每年都選修牟先生的課。當時牟先生是系內唯一具教授銜的老師，在研究院也是唯一的講座教授，由於課開得專深，選修牟先生的課的學生因而很少，通常只有三幾人。那年的四年級，亦只有我一個人選他的課以應學位考試。或許這樣讓我與牟先生較多接近。從日本負笈返港，任事於香港商務印書館，常有文化聚會和文化學術界的飯局。牟先生和王師德昭先生最是支持，見面的機會也最多，直到他去世，一直保持相當密切的師生關係。就我個人接觸的印象，晚年牟先生過的日子，主要是買書、讀書、談學問和撰述。不管什麼性質的聚會，牟先生善談，最後由他引導，談論的仍集中在學問和學術界的人和事上，少及其他。我敬陪末座，感覺比上課還長知識。晚年衰病，牟先生更是日以讀書撰文為事。我幾乎每星期跑牟先生府上一次，給他帶上囑咐要買的書和要查

閱的資料。實在忙得去不了，會使同事代勞，盡量使他及時用上。七十年代退休的牟先生，不善生產，隨着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百物逐年騰飛，他和師母的生活並不寬裕，晚年更有點拮据。但是他買書的習慣和買書的不吝嗇，毫不改變，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買書。晚年筆耕所得的稿費主要也是用在買書上。有時不忍心他花錢，要送給他，他總拒絕。以上的一封信，就是當時情況的反映。啟功先生憶及他青年時代，說到：「與牟先生在一起，也曾飲酒、談笑，誰又知道，他在這種時候，也常談學術問題。」（〈平生風義兼師友——懷龍坡翁〉，見《回憶臺靜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可見牟先生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書人和讀書人，一生專心致志於學術。牟先生平日讀書興趣廣泛，撰述文章題材亦很豐富，而且厚積薄發。晚年的幾本論文結集，大部分文章是晚年寫的。他一再強調，寫文章是平日讀書，有所見有所發現而寫的，不應先預設題目，為找材料而讀書的。這兩句話看似簡單，當時我聽了也明白，理解並不透徹，現在明白得多了。他的讀書撰文與現今學人讀書撰文的區別，即「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之謂也。

六七十年代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人文學者集一時之彥。歷史系諸老師亦各具學術成就，各有風範，在學問和教學風格上，各擅其勝。在我就讀期間，牟先生講授的主要是

中國史學史、史學名著導讀、中國經學史等課，一般歷史系學生興趣不大。況且牟先生講課，無指定參考書。上課時，他比較互證不同史學典籍的異同，手翻口說，也難於做筆記。如果不經自己課後梳理和思索，會覺得他的講授並無系統。譬如上他的「《三國志》導讀」課，他並非按一般講授慣例，系統地講述《三國志》的成書過程、作者生平、史著特色和成就等等，而是就《三國志》某章節、某句文字、某條裴松之的註釋，作前後比對，或比勘《後漢書》和《資治通鑑》等其他史著，以說明陳壽的史法、史識、史例，然後再說到古今學者對這問題和對這段歷史的觀點，最後才說出他自己的看法。短短的〈曹瞞傳〉就足足講了近半過學期。我讀書尚算博雜，算是聽得明白，也覺得很有興味，但以我們當時的學問底子，說不上心領神會。無論如何，他的課，讓我認識了為學的境界、學問的深淺。大學修過的眾多科目的筆記，至今大部分已不知去向，我謄錄在《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鑑》等書上的各種標記和牟先生的分析，至今仍好好的保存着。可見當時我已有「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珍惜。

牟先生講課辯才無礙，滔滔不絕。傳統史學基礎如此薄弱的我們，聽起來還是動人的，不覺沉悶。尤其對時賢研究的點評，他不稍假借，無所迴避。上課時常常聽到他提高腔

調說這兩句話：「高明、高明」和「胡說八道」。大有「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之勢。

牟先生身材高大，說話響亮，很有派頭。當時的學生尊師重道，牟先生望之儼然，自然敬畏得多。牟先生言行也有點魏晉名士氣。每回他講論到魏晉清談人物，我總忍俊不禁微笑起來。近年看牟先生憶述他師事陳垣先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往事，才明白他的講學，仍遵從老一輩「一兩句話點到即止」的風格。明白與否，要學生自行「悟道」。他自己說：「我得到柯先生〔柯劭忞、《新元史》作者〕益處，就往往是這一兩句話；得陳老的益處也是如此。」記得大學三年級時初修讀牟先生的課，說到治史，他語氣鏗鏘而有節奏地說：「治史者，第一是文章，第二是文章，第三還是文章。」說罷不再作解釋。讀史講求史才、史識、史德，為何他會將讀歷史的與治文學等同，講求起文章來？我百思不得其解，也不敢問，悶在心裏。四年級再上牟先生課，再講到治史之要處，牟先生又同樣語氣說：「治史者，第一是文章，第二是文章，第三還是文章。」但依然不作說明。看來對治史這種說法，牟先生不是隨便說的，必有深意存焉，着意要我們去理解。在研究院，牟先生仍舊這樣說。經過幾年的修課聽講，再印證他平日討論史家史著的優劣，加上多讀了他的文章，我似「悟道」了。據我理解，「第一是文章」者，治史首先

要「識字」，要仔細明白每個字的意思，不能含糊。隨着年紀愈大，書讀多了，愈感識字的不易。「第二是文章」者，要懂得讀文章，懂得字裏行間的意蘊，要弄通文章。「第三還是文章」者，治史必須能寫一手好文章。牟師一直強調，傳統的優秀史學家通常也是文章高手，好的史著也常常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的《史記》如此、范曄的《後漢書》如此、陳壽的《三國志》亦如此。在他的〈勵耘書屋問學回憶——陳援庵先師誕生百周年紀念感言〉中，就說過：「先師時時對我說不能教國文，如何能教歷史？國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讀史書？那時候中學用的國文課本，是文言語體合併選在一起。所謂文言，今日稱為古漢語。先師又時時以教學相長勉勵我，要我好好備課，說：『講國文要好好去研究訓詁，更要緊的是讀音，讀錯了字則無以追改。』經過四年時間在陳先生不時訓誨之下，我對於要講的文章，每個字的讀音、訓詁，以及文章的結構組織，都仔細用功去追求，它的效果真是很大。……我自己則因此改變了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匆匆翻書的壞習慣。」我記得，牟先生在課堂曾一再強調，教語體文比教文言文更要求甚解。這種治學講求文字基本功的觀念，原是勵耘門下的特色。難怪乎出自勵耘門下的學者，先師也好、臺靜農先生也好，啟功先生、周祖謨先生也好，學術以外，都是文字浸鑽功深，文章精純的了。牟先

生對文章的文字一貫重視，如對台灣中研院出版的《陳寅恪先生論集》，不管對所結集的論文代表性，以至書名都大不以為然。我多次聽過他對香港當時名家著作的書名和文章病誤的批評。由於牟先生對文字功夫的重視，一向寫文章放野馬的我，受他影響，自此撰文和遣辭造句，較用心思和謹慎得多了。現在能執筆為文，可以見人，實拜牟先生之賜。畢業後某年，中文大學某人文學科考試題目犯了文字病誤，引起社會和媒體的譏議。某學者即曾對我說，歷史系從未出過差池，因為有牟先生把關，對所出題目，極之重視，必經他親自審核過的緣故。他的「點到即止」的教授形式，看似婉曲，今日學生或者看作不科學。但老師授課，學生聽課，課後依書憑筆記背誦，這種只是承受了知識，未成為經自己理解、領會和了悟的學問。牟先生這種講授形式，宏旨在指導學習方法，引導學生自己做學問的途徑。

牟先生的學問和治史套路，前輩師兄曾有所述說。在他的《海遺雜著》中，也有他自己討論治學經歷的文章，也有幾篇關於陳寅恪先生、陳垣先生學行的文章，可以參考，相信對後來之治史者必有大增益，這裏不擬再說。他的課對我來說，很具啟發性；他寫的文章，我會一讀再讀。可惜當時學問根柢太淺，又跟隨於時潮，不懂得傳統做學問方法的珍貴，不曉得牟氏家法的途徑，以致錯過追陪杖履、日聞訓誨

的機遇，思之遺憾。晚年牟先生衰病在家，每回晉謁，必留我道學問，談他讀書思考所得，一談就二、三個小時。晚年並以對孔子《論語》多有創獲自許。當時聽得入神，心裏自覺明白，未作筆錄。可惜經年之後，寸學未進，記憶衰退，早忘得七七八八了，如今追悔已晚，亦辜負牟師晚年傳業的用心。

原載《誠明古道照顏色——新亞書院五十五周年紀念文集》，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6。

「吾道絕矣」 ——讀牟潤孫師著作四卷（一）

一

三年疫情肆虐，困厄香港，無以遣興，日以讀書為事。最近的幾個月，通讀了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牟潤孫師《注史齋叢稿》（上、下）與《海遺叢稿》（初、二編）共四大冊。能利用這些百無聊賴的日子，通讀牟師全部著作，性喜博雜的我，汰去讀書的功利，隨興細讀牟師的著述，泳游其間，上下古今，甚得學思之樂之益。

在學期間不用說，畢業後的幾十年，或研究所需，或一時興之所至，會不時翻閱牟師的一些著作。如他的〈論魏晉以來之崇尚談辯及其影響〉，就不知讀了多少遍。雖然只有三萬字左右，卻是一篇大手筆之作，其內容與論述，誠可衍化成一專著。此文取徑經學，而縱論中國學術千年思想的流變及其在文化各方面的影響，可謂體大思精。但是，以我們毫無經學知識底子的一代，無法讀幾遍就可以完全明白。只